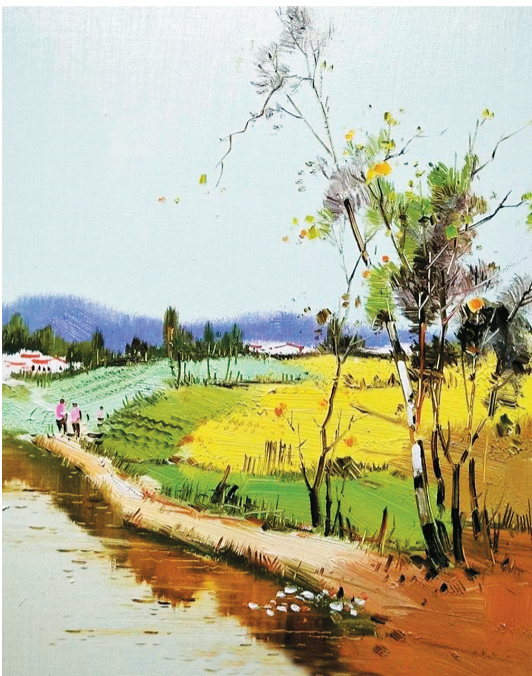


◎何以中国

只有土地是等待的

胡性能



李少建绘

经过夏天的灌浆、初秋的沉淀，中秋过后，在四川省眉山市的永丰村，稻谷的籽粒饱满起来，白色的胎体丰满圆润，而包裹它的谷壳经阳光的朗照，愈发接近黄金的颜色。进入十月，哪怕是阴天，永丰村四周的稻田依旧浮现金子般的光泽，好像过往的阳光桌布般铺在这块土地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撤去。稻谷、苞谷、小米……供养人类的粮食作物，在秋天从绿色向金黄过渡，似乎想以此表明，阳光在它们成长的过程中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

稻谷归仓，意味着长达几个月的劳作没有被辜负，同时也意味着来年的生活有了保障，土地上辛劳的人们终于可以松弛下来。所谓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，来年的一切又可从容地去安排和处理。多少年了，大地一直按照自身的节奏，周而复始，一年一季，或者两季，完成着生命的一次次轮回。

眉山市的地理位置算是中国南方，却是长江以北，这儿一年只能产一季稻，而且秧苗育得早，为的是稻谷收获以后，空闲下来的土地还有充裕的时间另作他用。每一年，谷雨之后，随着寒潮天气结束，气温会很快回升，眉山被寒冷束缚一个冬天的土地，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舒展开来。四川农民勤劳，身体里有一架与生俱来的钟，春节过后不久，他们便能听到时针分针催促劳作的哒哒声。当布谷鸟鸣叫着从土地上方飞过，就没人再坐得住，于是，稻谷在他们手中开始了新的轮回。种子晾晒后，浸泡在适宜的水温中，农民在其中加入适量的杀菌剂和营养液，以保证大多数种子能发芽。整个过程，令人想起新婚不久的人家，新娘坐在安静的屋子里，嘴含笑意，缝制着婴儿出生之后所需的鞋子和肚兜。隔天，农民来到待育的秧田，均匀地撒上种子，然后再覆盖上肥沃的泥土。大地的子宫，又一次接纳了着床的生命。

站在永丰村稻田边，我感到眼前的一切，只有土地是等待的。村子右侧，是从成都通往云南昆明的新建铁路，时速已近200公里，而左侧则是成都至乐山的高速公路，车流如织，令人眼花缭乱。那是两条速度的“血管”，一晃而过的钢铁巨兽携风从上面掠过，感觉它们永远也停不下来。时间在这儿仿佛被撕裂，快与慢、笃定与游移，它们的对比是那样鲜明。好在有我视野里的这片土地，作为天府粮仓的一部分，它在时间冲刷下不为所动，按照自身节奏承载着四季轮替与植物的轮作，成为所谓时间这条大河里的中流砥柱。

在眉山，立夏前后栽插下秧苗，到了小满，秧苗会陆续长出分蘖，它的植株更健壮，根系更发达，自然也能从泥土里获取更多的营养，稳稳妥妥有了一副少年的模样。只需三四个小时，眉山的万顷稻田，植株将抽穗，并开出稻花。农历六七月，炎热的气候适宜万物生长，每个置身稻田边的人，便能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稻香。谷穗的籽粒灌浆的过程，会散发出一种让人心旌摇曳的气息，让人联想到邻家有女初长成。英国女作家安吉拉·卡特的《魔幻玩具铺》一书，开篇第一句话便是：“十五岁那年夏天，梅勒妮发现自己的身子是肉做的。”对于描写一个人的成长，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句子了。而在大地之上，只要你留心观察，每一年，你都能够感受到植物生长时那蓬勃的生命力。

二

除了土地之外，这个世界的一切似乎都变得越来越快，包括那些被人为加快生长周期的植物。我想起了我的外祖父，他当年跟随滇军北上抗日，记住了自己扎营的每一个村庄。用身体丈量过的土地是不一样的，每一个夜晚，每一段路程，它都会进入你的记忆深处，并在未来的日子里慢慢发酵，重温，缅怀，追忆。可我如今不论是从昆明抵达成都，还是从成都抵达北京或者世界的其他地方，路途上留下的大多只是机场的印象。大地在机身下沉默，厚实的土壤、流淌的江河、崛起的群山……它们看上去在缓慢移动，其实是飞机在空中迅速驶离，大地是永远守候在那儿的。它等待着有一天幡然醒悟，以双脚的方式亲临，学会像种子那样，扎根下来。所以，当我置身于永丰村，望着那些等待收割的稻谷，我的内心有淡淡的不想与人言说的欣喜。眼前这片土地已被国家列为

由九曲黄河追溯到陕西渭河，一路斗转蛇形，折向西北，越过平坦如砥的关中平原，在梁源相接、沟壑纵横的深处，两条绵长的河蜿蜒而出，这便是流经陕西省铜川市的漆水河与沮水河。

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有云：“民之初生，自土沮漆。”这记载于典籍里的涓涓流水，正是漆水河和沮水河。漆沮两河身后，不足百公里处，便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陵。不绝于耳的潺潺水声告诉我们，这里哺育了华夏先民。两条河一路默默流淌，像乳汁，像血液，催生滋润着两岸的苍生万物蓬勃生长。

漆水河发源印台，流经王益。它所流经的王益区



耀州窑刻花牡丹纹瓷碗
网络图片

不可更改的永久基本农田，也就是说，它过去是农田，现在是农田，今后还会是农田。生产稻谷，种植蔬菜就是它的使命。

在日新月异的今天，我喜欢看土地按部就班，我行我素，坚定，不随波逐流。通常，按部就班被人们看成是保守，缺乏创新，不敢大胆跨越，但在我看来，它却是土地遵循的基本法则：三月育秧，四月栽秧，七月灌浆，到了农历八月，稻谷渐渐成熟，植株由代表生命力的绿色，向代表收获的金黄色过渡。七月流火，八月未央，稻谷的最后成熟还需气候作最后的助力，方能籽粒饱满。现在终于到了大功告成的时刻。

对于一般的土地而言，从春到秋的热烈给予，已经耗尽了它一年中积蓄的力地，有经验的农民会让它休耕，就像秋收以后，丰收的农民会犒劳耕牛，以表彰它一年的辛勤耕作。南方的一些地区，甚至将这样的犒劳提前到春耕，他们将糯米做成米团，喂给即将“出征”的耕牛。有了人与牛的合力，再加上老天爷风调雨顺的照顾，未来的丰收便可期待。

但在永丰村这儿，肥沃的土地不用休耕，岷江带来的无尽养分，可以让这块土地持续为庄稼生长提供足够的力地。稻谷收割入仓之后，土地再次空闲下来。一年中余下来的日子，恰好可以种植一季蔬菜。所以不久以后，我眼前这片正在被收割的稻田，将被一片绿油油的西葫芦取代。为什么种西葫芦？因为这种蔬菜对气温相对挑剔，8℃以下，它停止生长，然而气温要是超过30℃，它的生长同样会变得缓慢。因而十月以后的永丰村，恰好有那么一个时间段，在气温上满足西葫芦生长的要求。这是上天的安排，也是土地孕育万物的节奏。等西葫芦采收完毕，空闲下来的土地还会被充分利用，新旧交替的日子里，更多的蔬菜会被种下：萝卜、黄瓜、姜、扁豆、辣椒、春莴苣、芹菜……它们是秧苗培育之前，从这块土地上走过的暂住民。大地上不停轮换生长的粮食与蔬菜，年复一年，构成了植物的时间表盘，有经验的农民，能够通过粮食以及蔬菜的生长，判断出时间的水流，大概流到了一年中的什么位置。

三

由于上苍的特意安排，四川盆地成为适宜人类生存的米粮仓。而由岷江和沱江合力造就的成都平原，因为土地肥沃和物产丰富，被称为“天府之国”，永丰村所属的眉山，便是这天府之国的腹心地带。前面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蔬菜，被聪明的当地人制作成泡菜，眉山成了中国“泡菜之都”。

四川是中国的泡菜大省。眉山，以一市之力，包揽了全国泡菜市场1/3的份额、四川全省70%的份额。泡菜，是川菜的灵魂。在没有冷藏设备的古代，借助盐和水的护佑，食客们实现了季节的穿越，让他们在冬天，在一年中的任何季节，都能够享受到春天的恩泽。

中国作为农业大国，曾创造辉煌的农业文明，其

漆水汤汤

李翔

黄堡镇孟姜堰村，相传是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说之一——孟姜女故事的起源地。在这个黄土高坡上的小镇，1921年，考古专家发现了令世人震惊的仰韶文化遗址。仰韶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，由此看来，漆沮两河见证了多少人间烟火。它是两条流经黄土山塬的默默无闻的河，更是中华文明根脉上汨汨涌动的强健血管。

漆水河身姿窈窕，它虽不雄浑浩荡，却蕴藏着绵绵不绝的力量。这里还孕育了名扬古今的耀州窑。民谚有云，“家有腰财万贯，不如耀州一件。”耀州窑，是北方瓷的代表；耀州窑，也是北方唯一与“官、汝、哥、钧、定”五大名窑比肩的青瓷窑厂。耀州窑发端于唐，成熟于五代，兴盛于宋，南宋之后逐渐没落。明清时期，耀州延续了近千年的黄堡十里窑厂逐渐废弃，窑厂逐步迁移至陈炉一带，陈炉延续其800多年的烧造历史，形成了“炉山不夜”的盛景。

千年炉火熊熊不息，耀州窑文化源远流长。遥想千年前的星光月夜，劳累的窑工打开炉口，添上一块块煤，火焰在炉膛里跳跃、升腾，用满腔热情征服了

中就有着泡菜不可磨灭的功绩。泡菜历史悠久，《诗经》中的《小雅·信南山》说：“中田有庐，疆场有瓜。是剥是菹，献之皇祖。曾孙寿考，受天之祜。”意思是田中搭着窝棚，田边种了瓜果。削瓜泡成酸菜，用以祭祀先祖。愿我们得以长寿，接受上天的福佑。诗中所说到的“菹”，便是古代的泡菜。这个象形字，“且”象泡菜坛之形，在泡菜坛里盛上盐水，放入土地上生长的蔬菜，就有了能够穿越季节的泡菜。

可别小看了眉山的泡菜，某种程度上，它养育了唐宋八大家中的苏氏三杰。历史上曾有苏轼与三白饭的故事：一碗白饭、一碟白盐、一碗白萝卜，这样的搭配，可算得上是最简约的饮食。白萝卜用盐腌制，其实便是泡菜的简易版。因而，无论是作为父亲的苏洵，还是作为儿子的苏轼与苏辙，都写过与泡菜有关的诗文。苏辙在《寄孙朴》中写道：“羨君不出心自如，北窗秋水多糗糗。青荷包饭蒲为菹，悠然独往深渊鱼。”写泡菜的诗词，苏辙写得比父亲苏洵、哥哥苏东坡都要好，但苏东坡的名气实在太大了，以至于到了后世，人们把眉山泡菜叫成东坡泡菜。

苏东坡不仅是大文豪、大书法家，还是令人羡慕的美食家。传说他每餐必吃泡菜，无论是在京城做官，还是后来被贬黄州惠州儋州，他随身都带有泡菜罐。今天中国一些地方泡菜的传统，往历史深处追寻，会发现与苏东坡的贡献。东坡肉、东坡肘子、酸菜鱼……这位热爱生活的美食家，其味觉的最初启蒙，或许就来自故乡眉山的泡菜。

眉山的东坡泡菜，遵循的也是土地处不惊的自然法则。望着永丰村两侧的高速交通线，我感到人类似乎从远古时代起，生活便一直在加速。弓箭的发明，马的驯化，都是人类早期追求速度的证明。上世纪30年代，哲学家罗素曾感慨，过去150年来，科技产生的影响，大大超过农耕文明以来人类所受影响的总和。今天的人类，在追求速度的道路上高歌猛进，甚至试图篡改土地固有的法则。我还是希望这个世界有一些东西可以慢下来，像土地那样，道法自然，天人合一。快是奔马的而去，慢追求的则是过程。比如东坡泡菜，就是慢的艺术。种植、采摘、筛选、清洗、晾晒、腌渍、发酵、加工、包装，一坛东坡泡菜最终走上餐桌，得经历几道工序，浓缩多少光阴？

泡菜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泡菜的“老母水”。眉山的东坡泡菜，时间最长的老母水，据说早到1902年。横跨一个多世纪的老母水，在时间的作用下，含有种类繁多的微生物和丰富的有机酸，它们能形成稳定的乳酸菌群，从而保证泡菜的口感与品质。在眉山的一家食品厂，我见到场坝里摆放着数以千计盖着斗笠的陶制大缸，里面装着四川特产豆瓣酱，每逢天晴，工人们会将斗笠揭开，让豆瓣酱在阳光下晾晒，时间长达数月之久。望着那些因晾晒时长不一而呈现不同颜色的豆瓣酱，我看到的不仅是传统美食，也看到了“时间的艺术”。

唐代贺知章在《回乡偶书》里写道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从小离家，老了还能返回出生地，是因为山川大地，至少小离家时的道路都还保持着原样。今天生活在都市的人们，外出半年，也许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即便是在自己从小生活的城市出行，也常常需要借助导航。好在还有大地在默默地等待。

坐在永丰村坚实的土地上，望着那片铺陈到视野尽头的稻田，我意识到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人类最终都需要粮食养育，而粮食，就仰仗我身下的土地。大地按照时间节令，遵循自然规律，源源不断为人类提供活下去所需的粮食和蔬菜，它无言地等待着我们去耕耘、去播种，这是土地的责任，也是它教给我们的智慧。



网络图片

仿佛冥冥之中的召唤，古丝绸之路上的声声驼铃，让遥远的旅人踏着戈壁沙漠的热浪，翻山越岭追寻梦想。青海的西宁、格尔木，还有昆仑山，既吸引我，又使我忐忑。它们驻留在我从地理课上获得的朦胧印象中，却从未抵达。一个偶然机会，我终于圆了心中的梦！

青海天地辽阔，山川与江河纵横。车窗外，长江源头、万丈盐桥、昆仑雪景、沙漠森林，一帧帧从眼前闪过。昆仑山口、西王母瑶池、昆仑神泉、胡杨林等激起大家一阵阵惊叹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友不惧高原反应，来此寻微探幽。大巴行至109国道青藏公路，不知谁起了头，同伴一齐唱起那首歌，“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，看到神鹰披着那霞光……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，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。”哦，原来这就是天路啊！

不知不觉来到昆仑山口，这里位于东昆仑山中段，海拔4767米，是青藏公路沿线一个重要关隘，也是青藏交通线观赏昆仑山的绝佳位置。立足昆仑山口，蓝天、白云和雪山映衬下，万里河山静卧脚下，人世浮沉困惑，刹那间云淡风轻。

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青海的“湖”。茶卡盐湖，这是一个魔幻的仙境！茶卡盐湖四周雪山环绕，平静的湖面像镜子一样，反射着令人陶醉的天空景色，它也因此被誉为“天空之镜”。置身盐的世界，漫步湖畔，如行走云端之上，水映天，天接地，宛如画中游。“茶卡”是藏语，意即盐池，蒙古语称为“达布逊淖尔”。无需美颜加滤镜，这里有色卡难以定义的蓝与绿。青翠的盐鹼湖水中，雪白的盐花像有生命般在生长。难怪诗人曰：天上有云，云下有镜，镜前有影，影中有“雪”，“雪”畔有你——这就是此刻的全部世界。

西王母瑶池是一座天然高原平湖，湖面呈如意形，整个湖区宁静而神秘。民间传说西王母的诞辰日是每年农历的八月初八，天界各路神仙都会集于“瑶池”，举行蟠桃盛会。瑶池湖水清澈，水鸟翱翔，湖泊周围山峰林立，呈现出一派刚中带柔的高原景象。瑶池湖水波光粼粼，周边水草丰美，鸟兽成群，气象万千。

逶迤延绵，九曲回环。青海，是我第一次来的地方，也是我还想再来的地方。从青藏高原到河西走廊，我们无不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淳朴。所到之处，迎面是热情洋溢的笑脸与青稞酒一杯又一杯。雪白雪白哈达献给远道而来的客人，还有扎西德勒的祝福语，连绵不绝。博大而又神秘的大美青海，有闻名世界的可可西里，有穿越时空的唐蕃古道，这里是三江之水的源头，是地球难得的一片净土。

暂别青海，来到甘肃敦煌。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惊艳一众文友。这洞窟的绝世绝伦之美，放在整个人类艺术史中，都毫不逊色。莫高窟见证了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延绵不绝。那近800个洞窟中，492个洞窟里布满精美的壁画，覆盖了约4.5万平方米的空间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精美神秘的艺术宝库之一。犹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的大型民族舞剧《丝路花雨》，其中“反弹琵琶”的情景至今驻留在我心中。如今，以敦煌为背景的艺术创作不断创新，强烈的视觉效果、浑厚的文化底蕴、鲜明的现代样式、博大的精神气势，给观众带来无与伦比的美的享受。

艺术家说，崇高雄浑是华夏山水的特征之一，巍巍昆仑的苍莽壮阔、珠穆朗玛峰的神圣宏伟、三江横流的浩然之气、岱宗观日的神秘火焰，这些壮丽景观交织出了华夏大地的斑斓画卷。



游客在青海省乌兰县茶卡盐湖旅游景区游玩。
陈斌摄（人民视觉）

运河与《红楼梦》

张立敏

张家湾镇地处北京通州中南部，是古代大运河最北端的水路交通枢纽。虽说只是一个小镇，然而无论自然风光还是历史人文都颇有特色。它地处华北，却有江南风景的旖旎之美。它是千年漕运古镇、运河上的重要码头，在当代又是红学研究的圣地。

作为漕运古镇，漕运是张家湾兴盛的基点。历史上，这里一度人烟稀少，元至元三十年（1293年），郭守敬主持开挖通惠河，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后，张家湾成为重要的漕运枢纽，直至清末。作为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一个大码头，张家湾素有“大运河第一码头”之称。大运河不仅是漕运通道，用来运输粮食，也是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、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地，沿岸有着独特的移民文化和民俗景观。张家湾里二庙庙会兴起于元代的佑民观，这里供奉着海神、河神，是漕运和运河文化的体现。民间故事“宝塔镇河妖”讲述了运河河畔燃灯塔的来历，当地流传的船工号子唱出了漕运的繁忙与艰辛。

红楼文化是张家湾的另一张文化名片。这里有曹家当铺和曹家祖坟，出土了曹雪芹墓石。曹雪芹祖辈父辈在江南任职，经常往来此地。《红楼梦》的创作与大运河关系密切，当前已形成一个新的研究热点。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多为江南籍，如贾家为金陵人，因而往来南北经常会经过张家湾。小说中人物往来大运河的次数，有统计认为贾政最多，他曾6次沿大运河处理行政事务。其次是贾雨村5次，林黛玉4次，可我觉得到张家湾次数最多的应该是薛蟠，因为他是皇商，照理会经常在这里打点商业。林黛玉生活在扬州，她是乘船沿运河来到张家湾，踏上京师土地的。从红楼题材文艺创作来看，谭凤环的红楼人物画、纪峰的红楼雕塑等，各有千秋。此外，非遗传承人中的红楼人物，也具有一定影响力。

张家湾独特而深厚的运河文化与红楼文化，蕴含丰富，别具魅力，值得人们去探索和传承。